

嘉祐集

嘉祐集卷之十八

記引狀啟

眉山蘇洵老泉氏著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太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

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畱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着陽蘇
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旣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
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
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
之旣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
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
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
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
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

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
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爲也嗚
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
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
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
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
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
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
存之於口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

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
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
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
衆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
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
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
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
芄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
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

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
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
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
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
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
况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
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
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

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於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始予少年時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備具終日嬉遊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長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率至于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旣而有長姊之喪悲憂慘愴之氣鬱積而未散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逝將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滯於幽陰冥漠之間而不復曠然

遊乎逍遙之鄉於是造六菩薩并龕座二所蓋釋氏所謂觀音勢
至天藏地藏解冤結引路王者置於極樂院阿彌如來之堂庶幾
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生於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之遊於
四方而無繫云爾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

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由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

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
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爲將
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旣出
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
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
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
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徙馬皆匿不見是以有
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況
於夷狄請以爲贈

議脩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

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